

裁军谈判会议

CD/PV.870
15 March 2001

CHINESE

第八七〇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2001年3月15日星期四上午10时15分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胡安·恩里克·维加先生(智利)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八七〇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

首先我愿欢送匈牙利的约大使，他即将前往教科文组织秘书处担任和平、人权和民主司司长一职。约大使自 2000 年 6 月起担任匈牙利驻裁军谈判会议的代表，他以尽职尽责的精神和出色的外交才干履行了他的职责。我相信大家会和我一道向他及他的家人表示最美好的祝愿。我记得约大使是和我作为智利代表同一天在这里受到欢迎的。这一机缘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了，而其他人将会记得他的告别发言。

现在请约大使发言。

约先生(匈牙利)：主席先生，看到你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这一重要职务，我感到很高兴。首先，我愿对你以富有创意的方式主持我们的工作表示祝贺。我还愿代表我国代表团对前任主席克里斯托弗·韦斯特达尔先生为了使我们的审议工作朝着协商一致迈进而作出的不懈努力表示赞赏。我还愿对本会议秘书长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斯基先生和他的副手恩里克·罗曼—莫雷先生表示敬意。我还愿代表我国代表团对秘书处全体工作人员为本会议的工作一贯提供的帮助表示感激。此外，我愿真诚欢迎最近才加入我们行列的新同事们，并祝愿他们工作顺利。

今天，裁军谈判会议将结束 2001 年届会第二个月的审议工作，但仍未能通过一项工作计划。虽然我们了解，在各位主席的领导下，由于集体努力，我们取得了进展，但迄今为止所取得的进展显然不足以使我们的工作出现突破：我们仍未能开始真正的谈判。主席先生，无论对根本原因作何种解释，这都是一种令人遗憾的局面。我国代表团完全赞同你在就职发言中表达的观点：目前的僵局若无休止地继续下去，必然会对本机构的信誉造成损害。

在几项有益的建议中，CD/1624 号文件勾画出一种综合性的未来共识，从而指出了一条走出绝境的可行路途。如同本会议厅中的许多代表团一样，我们仍然认为阿莫林大使的提案是本会议恢复实质性工作的稳妥基础。

我国代表团还赞同欧洲联盟主席的发言，就在一个月前，他强调“三项工作加在一起构成今天我们能够达成一致开始工作的基础，这三项工作就是：立即开始进行禁产裂变材料条约的谈判以及在附属机构中处理核裁军和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问题。为了赢得各方的接受，附属机构的职权需要既务实又具有实质内容”。

恢复禁产裂变材料条约的谈判仍是匈牙利高度重视的一个优先项目。在《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上我们明确表明了立场，在纽约一委的上一届会议上我们又作出了重述。禁产裂变材料条约对于裁军、不扩散和国际安全至为重要。《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的最后文件也强调了迫切需要着手进行这一谈判。因此，开始这一谈判应成为我们的下一步。匈牙利支持可使禁产条约朝着正确方向迈进的所有务实建议和主动行动。出于这一原因，我们衷心欢迎昨天在这个大楼内由德国代表团与联合国裁军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关于禁产裂变材料条约核查问题的研讨会。

匈牙利愿为多边安全安排作出努力。因此，它坚决支持在裁军谈判会议内进行谈判，保持这一论坛在当今国际外交中的独特作用。本着同一精神，我们对裁军谈判会议以外进行的其他不扩散和军备控制谈判也给予高度的重视。

关于这一点，我愿就正在谈判一项旨在加强《生物及毒素武器公约》的议定书的特设小组的活动发表一些看法。由于匈牙利担任该特设小组的主席，我们争取谈判取得成功的特殊意愿无须再作详细的解释。我们的评价是，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已经取得了重要的进展。迄今取得的成果令人鼓舞，我们因而相信该小组能够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完成谈判并比较快地提出一份可供通过的议定书草案。可以在今年 11 月/12 月的第五次审查会议之前召开一次特别会议来完成这一目标。我们呼吁缔约国加倍努力落实第四次审查会议的有关决定并为实现这一目标作出必要的政治决定。在包括裁军谈判会议在内的其他多边裁军论坛出现僵局的背景下，议定书的通过将具有重大的意义，显示国际社会决心对付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而造成的威胁。

我国也有兴趣和其他国家一道对付杀伤人员地雷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去年，匈牙利担任了为履行《渥太华公约》的条款而设立的销毁库存常设专家委员会的联合主席之一。在该常设委员会会议上我们得到了支持和拥护，这鼓舞我们扩大和进一步发展国际销毁库存方案。正是本着这一精神，今年 2 月，匈牙利外交部长与加拿大外交部长一道在布达佩斯主办了一次区域专家研讨会。研讨会的主题是销毁前苏联研制出来并且储存在该地区许多国家境内的所谓“蝴蝶地雷”。根据我们的经验，我们认为开展区域一级的合作是落实关于杀伤人员地雷的全球行动倡议的最佳途径。出于这一理由，我们将继续支持各种区域努力。

小武器和轻武器不加控制的扩散和破坏稳定的积累使区域冲突愈演愈烈，而无辜平民日益成为暴力的受害者。在欧洲冲突地区内，这种非法和不负责的转让给邻国及其平民人口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危险。大规模和不加控制的武器流通妨碍了国家在冲突后的恢复，迟滞了稳定进程，并使得每一种和平解决办法的成本倍增。

匈牙利赞成采取有效和可普遍接受的措施来防止小武器的破坏稳定的流通。我们认为需要作出协调一致的努力，以制定涉及这一问题所有方面的准则、指南和实际措施，其中除其他外包括：改进国家对小武器的管制和追踪，提高透明度，加强出口监督机制以及加强国家机构在区域一级和更广的国际一级的合作。为使当前的制度更为有效，我们赞成以普遍接受的原则为基础并以区域为侧重点的做法。

目前，裁军谈判会议以外的论坛正在就我刚才提到的问题进行谈判。这些论坛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国际社会仍在等待它们取得成就。这一事实显然没有削弱本会议自身作为唯一的常设裁军谈判论坛的责任。相反，上述任何谈判取得的实质性进展只能更证明本会议必须摆脱目前的僵局。

我认为裁军谈判会议缺少的不是有关今后何去何从的好主意和好建议。真正需要的是将这些主意和建议予以落实的政治决心。在这一点上我愿重申，我们愿意支持能够推动本会议朝着协商一致迈进的所有建议。我还愿意保证，我国代表团将尽一切努力继续合作，以推动在本会议内开展真正的对话。

主席先生，我要求发言不只是为了重申匈牙利在有关裁军谈判会议工作的问题上的立场，也是为了向这一严肃的机构告别。不久我将赴巴黎教科文组织总部担任国际官员这一新的职责了。在告别我的大使职务之前，我愿意向本会议中的各代表团表示感谢，尽管我在日内瓦的任职期间很短，各代表团仍与我建立了合作和良好的关系。

最后，主席先生，我记得有一件事令人回味。你我在新任驻日内瓦大使的不久，有一次在万国宫什么地方举行了一个招待会。我们都在这个大楼里到处找出口，但由于我们还不熟悉这个地方，所以在走廊里来回徘徊。我记得，在犹豫一会儿之后，我们终于找到了走出这个大楼的路径，而当时它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真正的迷宫。

不用多说，摆脱多年来困扰裁军谈判会议的恶性循环是一项复杂得多的任务。然而，尽管一再令人沮丧，但许多代表团仍然相信必然存在一条走出迷宫的道路。在我告别本会议之际，我真诚希望本论坛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尽快找出这样一条道路。

主席：我也记得那一次，由于我们迷了路所以相互认识了。我不知道在这里我们是否仍迷了路，但我们将努力找到一条出路。我祝你在新的岗位上取得成功并向你的家人表示祝愿。我相信本会议中的同事们都抱有这一愿望。

下一位报名发言者是法国大使，请德拉福尔泰勒大使发言。

德拉福尔泰勒先生(法国)：主席先生，在 2 月 8 日举行的裁军谈判会议全体会议上，我的同事和朋友克里斯蒂安·费斯勒大使曾宣布将召开一次瑞法关于小武器和轻武器追踪问题的研讨会，涉及的问题包括追踪、标记和登记等。

许多代表后来出席了这次研讨会，研讨会是 2001 年 3 月 12 日和 13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出席的有 90 多个国家的约 200 名代表。出席研讨会的还有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代表、技术专家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将于 2001 年 7 月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关于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各方面问题的会议筹委会主席多斯·桑多斯大使也参加了这次研讨会。

讨论不仅涉及到小武器和轻武器的追踪、标记和登记的技术方面的问题，还涉及到有可能导致在这一领域谈判一项国际协议的较具法律性和政治性的层面。各出席代表团均收到了研讨会主席的一份讨论摘要。我们愿将这份摘要作为裁军谈判会议的正式文件印发给本会议所有成员国和参加会议工作的非成员国。

我在结束这一简短的发言之前还祝愿我们的匈牙利同事约大使荣任教科文组织的高级职位，并且最重要的是祝愿他在巴黎的逗留期间十分愉快。

主席：鉴于没有任何其他代表团要求发言，而且这是我担任本会议主席的最后一次会议，我想我现在应作一个总结并从本会议主席的角度得出一些结论。

首先我要说的是，我对这段时间完成的工作并不感到失望，对所取得的结果也不感到失望。虽然我们还没有制定出一个工作计划——这的确令人遗憾——但我们已经显示出本会议是一个具有极大活力的机构。在世界裁军事业中，本会议是一

个庞大的经验库。绝不能令其荒废。出于这一原因，人们对于未能恰当利用时间感到沮丧是有其道理的。

智利在担任主席期间是根据裁军谈判会议 2000 年提交大会的报告的 36 段开展工作的，该段赋予德拉加诺夫主席和韦斯特达尔主席的任务是在 CD/1624 号文件所载的所谓阿莫林提案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深入磋商。这项同本会议各集团和中国进行具体协商之后产生的任务已延长到完成任务或本会议另有决定之时。

这具有极大的意义，因为在磋商中我们已表明，它体现了在至少两年时间内取得的进展。阿莫林提案，其实我们应当称为“阿莫林进程”，是各位主席努力的结果。他们为了使本会议达成共识，曾尝试了各种办法。这些主席包括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大使、登布里大使、克赖德大使和林特大使。

尽管目前由于国际政治局势和某些主要角色表现出的单边主义倾向而造成了困难，但本会议的大多数成员均认为，阿莫林提案仍然是为制定一项工作计划而作出努力的可行基础。

阿莫林进程是一份宝贵的遗产，我们必须为了本会议的自身利益加以捍卫。如果我们非要从头开始这一进程，过几个月之后我们可能又会得出十分相同的构想。许多代表团注意到，在历经 30 年之后，各方首次普遍愿意设立一个核裁军特设委员会，因而认为这是一个巨大进展。我们赞同这一观点，因此，我们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维护阿莫林提案的政治和法律地位，以便它能够继续成为主席磋商的基础。

基于这一任务授权，本主席——其中不仅包括主席个人而且还包括智利代表团成员——以各种形式进行了紧张的磋商，例如与本会议中的各集团及其协调员举行的双边磋商和工作会议，而且还采纳了新的交叉想法和建议以体现正在形成的趋势。本会议几乎所有成员都参加了磋商，只有少数代表团除外，虽然我们也要求它们参加，但它们未能出席。

我们希望以透明方式开展工作。我们直接同会议成员进行协商并研究问题。我们向各位介绍对种种备选方案的想法，采用一种我们认为在外交工作中有时有其必要的坦率态度。

智利在担任主席期间围绕三种分析方案进行了磋商。第一种方案是全盘接受 CD/1624 号文件中所载的阿莫林建议。磋商后证明，各方的立场南辕北辙无法弥

合。因此，第一种方案不可行。我们认为，除非在本会议以外发生了无法预测的变化，否则这一方案短期内不会成为现实。

第二种方案涉及修改 CD/1624 号文件中决定草案的内容，以期将本会议若干成员国的要求更明确地纳入第 1 至第 3 段中。这分别涉及核裁军特委会和外空特委会的职权范围。韦斯特达尔大使在其任期内对这个方案作了一定程度的探讨，新西兰在今年第一期会议可自由参加的非正式磋商中也对这个方案提出了补充，但我们的磋商表明，这一方案也难以导致协商一致。满足一部分人提出的要求，只会扩大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鸿沟。

第三种方案是对 CD/1624 号文件中的主席声明草案加以改造，以加强决定草案中所载的各项任务授权的性质和最终谈判方向。这种做法借用了主席为此目的所作的解释性声明。我们认为，只要所有有关各方同意采取某种“建设性的模糊态度”，就有可能导致对工作计划达成共识。采取这种做法意味着将裁军谈判会议放在主要地位，要求我们不得咬文嚼字。

我们的磋商表明，这种做法有一线希望。为了有助于本会议摆脱目前的僵局，甚至可考虑作出一项独立于阿莫林方案的主席声明，其中提到某些主要内容，例如重申裁军谈判会议是谈判全球性裁军文书的唯一多边论坛以及本会议所审议的所有问题均有可能成为谈判议题等。还可以强调各附属机构及其职权范围应有助于为开始谈判铺平道路。

我们的继任者须继续探讨这一可能性。我们将这些想法提出来，以供进一步审议。

此外，我们的磋商表明，在裁军谈判会议中有一种重要的看法，主张这种看法的人认为，在就工作计划达成协商一致之前，仍应对本会议的时间和资源加以利用。我们进行过磋商的会议所有成员都认为，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达成一项工作计划并着手开展实质性工作。这两种看法都同意裁军谈判会议主要是一个谈判论坛。我们衷心赞同这两种观点。

然而，对于许多代表团来说，这些得到普遍接受的想法并不排除一开始先进行我们愿意称为“补充活动”的工作。我们对这些可进行的活动的理解仍旧是：它们是对主要努力的补充而不是代替主要努力。正因为如此，我们避免称其为“B 方

案”，因为仅仅这一生动的标题就可能使人错误地认为提出这个方案就是为了替代制定工作计划的努力。我们认为，不应当替代这样的努力。

在本主席任期的第三周，曾为讨论“补充活动”问题举行了可自由参加的非正式磋商。在随后的讨论中，我们能够至少确定四种建议或想法。我们认为这四种建议或想法引起了足够的兴趣，具有足够的潜力，值得进一步探讨。

其中的第一条建议是缅甸提出的，即：在全体会议上就通过的议程实质项目进行有条理的讨论。这一建议已形成文字并散发，因此无须在这进一步说明。

其次，德国建议修改议程。这项未经过大改动的议程已有二十年历史了，其中漏掉了某些重要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尽管原可属于裁军谈判会议的职权范围，却由其他论坛处理。德国还考虑按照 CD/1036 号决定任命特别协调员来探讨一项实质性问题并促进就该问题达成一致，而任命协调员一举就已假定目前并未造成这种协商一致。协调员的任命不应与各方就工作计划达成全面协商一致挂钩。德国还认为，也许应重新任命一位关于裁军谈判会议改革问题的特别协调员。

意大利则建议主席应当继续就三个最为广泛和复杂的议程项目进行深入磋商，这三个项目是核裁军、禁产裂变材料条约和防止外空军备竞赛，但同时应当就其他问题开始进行补充活动，例如消极安全保证、军备透明、地雷和裁军谈判会议的改革等问题。意大利认为在这些问题上争议较少。意大利代表团在上星期四的发言中承认，这些问题也并非完全没有争议。这是一种“小短笛”式的方案。

最后，墨西哥提请大家注意会议本身的议事规则所提供的各种可能性。第 19 和第 23 条规则的措辞十分灵活，容许进行各种各样的非正式磋商，有无专家参加都可以，还可设立种种的附属机构，包括小组委员会、技术小组和专家小组，从而为我们发挥想象力提供了充裕的空间。

我们非常仔细地听取了对所有上述建议和想法的各种反应，这些反应再次证明裁军谈判会议具有丰富的创造力。然而，我们认为今天要从上星期四的辩论中得出结论仍为时尚早。我在本发言中扼要提到的想法为采取行动开辟了前景，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协商。

还有人建议说，不妨任命一名特别协调员来专门讨论补充行动问题。我们也愿意把这个想法拿出来，供那些继续为摆脱目前的僵局寻找出路的人们考虑。许多

人提到需要将我们的程序现代化。前任主席伊里亚内斯大使在早些时候协调拟订的报告中已对这个问题的某些方面作了论述。

最后，我愿以智利代表的身份谈几件事。目前的形势让人多少感到乐观。我们应当了解，目前正在这里作出宝贵的努力，以便为成员国之间进行对话和认真思考敞开大门。在这一进程中，也产生出了丰富的经验和具体的技术知识。

这些能力正在积蓄，一旦达到必要的“临界质量”，只要国际政治局势出现有利的发展，这些能力就会强大到足能发挥作用，以致最终使裁军谈判会议能够启动谈判。

我们应当记住，每一任主席和每一年都会为裁军进程和国际安全作出贡献，从而也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在这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具有连续性。

我们愿强调，我们坚信，裁军谈判会议作为一个多边论坛，对于世界安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基于这一信念，我们要重申，必须为打破僵局而继续努力。

我们看到，我们中间的一些人怀有可被形容为失败主义的情绪或幻灭感，某些人甚至宣布裁军谈判会议已经死亡。这个时候，我们不能不指出，如果裁军谈判会议不存在的话，我们现在一定会辛辛苦苦地要建立这样一个机构。

另一方面，我们认为裁军谈判会议应当更加民主化。现在不是详细论述这个问题的时候，但我们将在适当的阶段争取实现这一目标。

就任伊始我们曾说，我们不会把不属于我们的责任压在自己的肩膀上。就工作计划达成协商一致是本会议所有成员的共同任务而非主席独自一人的职责，而即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主席也只能在寻求协商一致的过程中担任一个促进者的角色和各种想法的代言人。

然而，这一集体责任在我们中间并不是平均分担的。我不能不表白也不应当不表白我的一个信念，我认为那些选择了核武器和核威慑力量的国家在使本会议摆脱僵局方面负有更大的责任。我们希望它们承担这一责任。国家的安全利益是正当的考虑，但绝不能将一国的安全利益置于国际集体安全之上。

最后，我愿对有机会担任主席一职表示感谢。任何时候我都未曾感到过遗憾。相反，这一经历将会伴我终生。我还愿感谢会议秘书处，感谢会议秘书长彼德罗夫斯基大使、会议副秘书长罗曼-莫雷大使、耶日·扎列斯基先生和所有其他工作

人员。他们如此有效和如此忘我地与我进行了合作。我还愿对口译人员和会议室工作人员表示赞赏。

现在我愿对与我打交道的各国代表团成员、大使和同事们特别说一句话。与你们一道工作令人十分愉快。感谢你们的鼓励和尊重。

我还愿特别提到智利代表团的成员们。他们在智利履行主席职责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我愿向莱蒙多·冈萨雷斯大使、阿尔弗雷多·拉贝公使和沃德马尔·古兹参赞和罗德里格斯·埃斯皮诺萨参赞表示敬意。感谢你们的敬业精神、足智多谋和对我表现出的耐心。我还愿特别提到马考斯·桑切斯，他不得不去应付我所遇到的包括我的母语在内的全世界各种语言方面的困难。

非常感谢你们。

最后我预祝继任主席中国的胡大使在他的任期内取得成功。我保证与他充分合作。

此外，我要宣布，在昨天的主席磋商中已商定将 3 月 29 日星期四的全会日期改为 3 月 27 日星期二，原因是本会议中的很多成员国都会参加瑞士和荷兰政府主办的活动。

今天的工作到此结束。本会议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 2001 年 3 月 22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举行。

上午 10 时 50 分散会。

-- -- -- -- --